撫蠻得宜　列卿記王翺威望素著總督兩廣蠻人聞其至大懼翺曰蠻人久反要在撫化得宜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

封威寧　名臣錄王越成化時總督三邊出延綏斬敵搜河套奪其馬牛羊器械無算又出大同破威寧海遂封威寧伯

設險除器　泳化編劉天和總制三邊設重險以衛内除戎器以備外于是有乾溝澗諸女墻濠塹之設又

目亦皆沾及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

墮淚碑　明紀事本末荆襄流賊叛命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忠多濫殺既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為墮淚以嘲焉

聽節制　泳化編總督軍務自總兵下悉聽節制葢自靖遠伯王驥麓川之役始

元樞上畧　明馮錡賀總督啟帝眷元樞國資上略自天子所出宣南仲之威以我公歸入領北軍之重

總河專官則自尚書潘季馴始

欃槍治河　王世貞集劉尚書天和總理河道時河驟

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公晨夜攺舟車爲欃槍探求

盡得其利便疏汴以殺其下流疏七十二泉以濬其

上流不淹時而河工就

治張秋　泳化編孝宗時命劉大夏爲僉都御史治張

秋決河大夏浚河築堤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于

徐有貞云

治河必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時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

四治河　潘季馴河防一覽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縷隄之外復爲遥隄則水益淺遠不至旁決蓋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云

撫按政體　張居正尺牘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綱維察奸弊摘幽隱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錢穀調賦役飭武備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責也

朝卿出監　朱睦㮮集巡撫之設即成周以王朝卿出監之意洪永之際或曰採訪或曰巡視事已即還宣德庚戌乃置常職其遷轉亦以年資計也

匾處榆林　邱濬集余肅敏子俊巡撫延綏以榆林列

魯番所逼入據肅州既久邊民苦之公召其酋長喻以復業于是築白城威鹵金塔諸城于塞外諸番樂焉盡徙去

捍海隄　列卿記成均宣德中巡撫浙江築捍海堤民賴之

夜書木簡　名臣錄周文襄忱巡撫蘇松每夜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卧榻旁寤度政務有所得遂書之簡即日施行

往寧無土物如合鄰乾菌裹頭足充交際者譏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

黄絹敝衣　明通紀秦紘巡撫陜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蔑親藩上怒逮紘下獄籍其家只黄絹一疋敝衣數事上親閲嘉歎良久詔釋之且賜鈔以旌廉

更記得　獻徵録保定巡撫陸釕時車駕駐真定中貴有厚望者偶語于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釕應

一年詔許之民乃謠曰鄰水楊但願年年巡貴陽

供張從儉　春明夢餘錄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不得多用導從飲食供張只宜從儉

稱神明　吾學編于謙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為神明

不稅淤地　名臣記高明巡按河南時大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亦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侵越巡撫　張居正集近時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

立澍而醝額亦不虧

周視醝池　獻徵録姚三讓爲御史出按三河醝周視

醝池高下不令乾潦乃大有秋

遺民有家　呂柟集雍泰巡鹽兩淮商民咸悅巡撫復

奏留一年初竈民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

與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撿橐渾無硯海上遺

民盡有家

災癘無避　列卿記宏治中張憲以侍郎兼僉都整理

如上供　海忠介公傳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

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為幸將往嚴齊雲

牒所過郡邑供辦甚峻海公為淳安令上書泥之鄢

遂罷行

布政司

教禮儀　元史賽音逌延齊行省雲南改立郡縣雲南舊無

禮儀男女往逹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祭無

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迪延齊一一教之建孔子

外臺　元史時有議並國賦者慮按察司撓其事請併入轉運使夾谷之奇曰按察司名外臺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之理財則心勞事冗安能繩糾他人併之非便

改廉訪　元史世祖時改提刑按察使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餘六人分臨所部

憲臣　明宣宗按察使職國家養民藩牧是寄必有憲

下獄會襄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曰臣道河南百姓擁道訴王廉使寃言廉使清勁殿下幸爲百姓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公

公析書問　名山藏周廷用按察江西凡以書問至者令二吏于廳事公析之請囑皆廢

平滯獄　獻徵録陶垕仲爲福建按察使時多滯獄吏胥緣爲奸公治贓吏數千人盡革其宿弊

鑾輿㬅懷　名臣記劉釪爲雲南按察使雲南外與哀

登臺端　徐禎卿野聞太祖微行與監生某同飲酒坊舉斝几小木命賦詩生賦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于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次日召見曰汝欲登臺端乎遂除爲按察使

浚西湖　獻徵録楊瑄按察浙江以西湖舊深廣能溉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奏請浚深之于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流入城河出清河閘抵海寧黃灣以溉田

不朝王　明史臬都任按察山西性剛嚴月朔諸僚約同朝晉王任曰會典朔望朝王惟都布二司按察職在糾舉奈何與守土者同朝執不行

臬長　明楊博集今制列省各置臬司臬之長與中臺御史大夫實相表裏

風霜面　明李思衍寄江西魏按察詩寒生柏府風霜面清照梅花玉雪心

摧闖

減額　元史耶律楚材薦張奐為河南路徵稅長官廉訪使奐先以愛民之道言于楚材既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不更籍　明康泰和集沈鑒榷稅蕪湖為籍者三一存堂一在門一頒縣商之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即以是籍上不更籍

寧漏無擾　邵寶送蕭戶部詩司徒榷課歲有常數或不經寧惠商太原周公有是語至今傳頌盈廟堂自

稱抗者　明張元忭集尤時熙榷滸墅稅一意便民長洲令某與抗先生廉其賢不較他日代榷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耳

薄征鈔倍　明潘潢集潘鑑監浙江北新關關長日不閉縱民往來才半月鈔額告溢則盡蠲小稅大者亦損舊則十二是歲薄征而鈔倍公愀然曰歲入盈縮視容艘多寡茍以是爲率民勿堪矣乃歸其羨于大

課羨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盈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布一已之榮遺萬世之害不可

禁逮婦人　元史黃克敬轉兩浙鹽運使溫州逮私鹽者以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連逮著為令

使君清　泳化編耿九疇為兩淮鹽運使有廉聲常臨水坐有童子戲其旁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

察三官　汪道昆集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書命之

去糊名　名世類苑張莊簡悅提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諸所請託屹不爲動士皆帖服

林蘇　陶望齡集林公偕春爲浙江提學副使其所拔擢始或疑駭後懸驗莫不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

視郵筒　明詩綜傳譚昌言提學八閩有投私書者槩不發試竣題數行裏原書覆之閩人語云來一封去一封以為不信視郵筒

縛神投江　明程文憲中洲野録李空同督江西學政渡江時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以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竟無恙

獨木橋　本朝王逋蚓菴瑣語萬歷時有學使者喬某公廉嚴毅公暫一目諸生嘲之為獨木橋蓋況其難

服其貧者調學租贍之不給則爲捐月俸減供具繼
之以爲常

始覩全經　明李閑先集李舜臣提學江西往時士子惟留心好題無忌諱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文書廢金滕顧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等篇春秋廢雨雹日食地震之災弑殺崩薨之書公一切命題始覩全經矣

秉燭命講　寓圃雜說陳選崇尚道學爲繡衣提學南畿教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

桑道側偶有借斧削杖者其人夜持杖出刦事覺并
逮斧主達爾瑪原其末知情縱之
脫當管吏　趙孟頫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碑公出安西
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管吏也公
向脫我罪又贔我仕今效節兵伍為千夫長
鸚鴿辨獄　明呂本集陶莊敏諧僉事江西有二商遠
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
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鴿能言使持刀詰

日上忽馳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焉

備倭圖　泳化編卜大同為福建巡海副使時有倭亂公簡卒伍積糗糧大治樓船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搜吏士言悉而當

貼司　明趙時春集副使佐按察使之治不以遍為嫌其後為之者卒謙遜無所關或問之應曰我貼司副使當然豈法制使然哉

三至碑　元史史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三至碑

千里奔告　元史觀音努為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衙寃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告立為剖決

到底清　元史類編達兼善為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姊姒夜績者姊曰我有瓶酒可禦寒分其清者留奉姑下濁者與爾飲之姒起而注清

持袍嘆息　名臣錄劉容通判黃州布袍蔬食不殊寒士時景王樞回京中使橫甚兩臺凜凜懼譴容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嘆息嚴諭其下無所擾

廉判　獻徵錄呂言通判應天刻苦日勵妻子不以自隨數日乃一舉肉勿飽也中丞大僚俱敬之呼為廉判

理刑

每斷一獄必委曲詳慎務中人情當道判訴者咸求
詣公爲幸或有疑似轇轕者必相屬以是攝判嘗半
越申

訊一枝梅　明鄭一鵬集永州司里府君諱淮在永時
有江湖劇盜名一枝梅者以刼人定畫梅而識之示
人不測不敢捕也府君嚴督捕役獲在獄不踰時一
枝梅又犯刼亟索在獄者視之如故也府君曰此必
掌禁人受賄密約盜黨以一枝爲名可以激人告圖

增户闢田　元史臧梦解授海寧知州剛直廉慎于是民以户計者新增七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有奇桑柘榆柳交蔭境内而政平訟簡爲諸州最

拒私役　獻徵録朱光霽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公禁之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夫栽田者揭律示之其人索愈急乃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

鄉民舁輿　明史蕭周思兼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籃輿中擕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疾苦狀悉蠲除之

移帑代輸　耿定向集劉端簡案知宿州屬歲大祲米翔貴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嗷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爲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格之公竟矯申前議至秋民纏屬輸償卒無負者

啟櫝還書　明王維禎集馬汝驥以編修諫南巡謫知

直平糶全活飢民六萬餘省臣嘉其救荒有緒
逼郡麾　宋元送州判官詩王事勤州佐官聯逼郡麾
談經猶寶地視篆必瓜期
知縣
不敢見尹　元史呂思誠爲脩縣尹民李䚂其弟匿羊
思誠叱之退有王青兄弟四人友愛思誠至其家取
酒勸酬歡同骨月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
尹矣具酒食悔過析居三十年後還同爨

續

永春大夫　姚燧集盧琦爲永春縣尹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其境盜遂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乎吾邑長乃以暴驅我也琦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及請自新

笞醫　洪武實録道同性峭直知番禺縣布政使徐本雅重之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焉同不聽笞而遣之

上元程𠡠月無雲葢以並也

嫗哭丁父　名臣録丁積知新會有善政以勞卒民哭弔于途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

洗三日　獻徵録南海洗光正德中知安仁縣能辨疑獄百姓語曰民無寃訟有洗燈籠訟無滯屈有洗三日

問髻　明湛若水集吳霙曰先生令弋陽嘗從其僕問

見東壁一小床葛帷已敝旁置二竹笥不設鎻鑰問
之則令之卧具行篋也乃深愧嘆而去
三日百年　獻徵録濮州蘇祐宰東鹿邑多囚繫下車
一日釋數百人明日革罷徭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
召東鹿令邑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
立應軍需　湧幢小品宣德間張愷知江陵時征交阯
大軍過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以方卓鋸半脚
鑿而受鐵鍋又取馬槽千餘乃以布縫成槽口綴以

外抑民伍也亟走來不然且戮大老懼乘板輿至叱
使下拜
乃吾死所　兵略纂聞倭攻江陰主簿曹廷慧父子與
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于學宮或勸曹自爲計
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
賊攻城設法禦之賊不敢近
不取恢辦　續通考太祖時山西考平遥主簿成樂恢
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主簿佐縣撫民豈以

臺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

海筆架　泳化編海瑞爲教諭每謁上官不茍折腰一日偕兩訓導迎謁兩訓導先跪瑞獨聳立人稱爲海筆架

執蓋更侍　湧幢小品劉文靖之父名亮爲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嘗病暑但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

重儒師　王鏊集儒師之重前數十年有自是爲御史者